天之用以理為宗
自然而然者天也唯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
時止雖人也亦天也
自然者理也理之所至混然自成不知所以然而然
者天造也欲知其所以然者由窮理而始唯聖人能
索之者窮理之至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窮理者
猶在致知之域我與理異至於窮神知化自非體之
者有不能焉與理一也時行時止者委身於理私意

無與焉故行止雖人所為而實同乎天者天行也

生者性天也成者形地也

生者性天眞氣靈性也成者形地血氣體質也眞氣

靈性雖藉血氣體質而行亦因血氣體質而亂君子

貴反本者合二歸一也

日入地中交精之象

日入地中有男女之象無情慾之私男女合精血交

而後生人故天有八象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惟人

備天下之美既有美焉則近乎末流矣聲色臭味最為末者陰之極也是以人能天地之所不能而亦不能天地之所能裁成輔相雖由才智而行變亂戕賊亦自巧詐而始故曰甚美必有甚惡識者寡嗜慾薄滋味反本之道也

體四而變六兼神與氣也氣變必六故三百六十也

體者在天為四時在地為四維在人為四支神則太虛氣則太和也神者太虛之靈其先為血氣者太和

之發其液為精四體者神氣所自成而復寓其間以
致用故六也先生曰陽行一陰行二一主天二主地
天行六地行四四主形六主氣是三百六十日者氣
變必六運行之數也二百五十六位者體變則四生
物之數也

凡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于六
十萬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天數五地數五合之而十天包乎地得數之全體四

用二合之而六故氣以六變而爻畫象之餘分侵地
不過乎七故歲有閏餘晝極七分而著數法之也以
一歲而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而言夜三分不用皆
以存本也存本不用用乃不窮故人作事不可盡常
留十之三可也若為之極後來不可復措手矣秦之
虐隋之奢皆用之而盡者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
在其中矣

先天八卦之圖員者為天方者為地體分乎兩用合乎一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見有限理無窮宜終身玩之而不厭也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出入于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乾者天德一氣之主也分而稟之有萬不同皆原於一而返於一天德者誠也至誠不息則不為死生間

斷剛健粹精有氣之用無氣之累故能載神而與之俱也神者太虛之靈在乎有物之先當為一而應乎次二者以虛必寓實而顯仁神亦乘氣而變化也古之事神者設木主立尸祝置巫覡皆以託其虛也惟其變化不測出入于有無生死之間不為實之所礙是之謂神凡人皆有神而不能自神者為實之所礙爾惟至誠存心者其心虛明有心之用無心之累不累於物乃能如神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元亨利貞循環無端立本則一應用則四以至六文
旁通有萬不同其實復歸于一此性命之理也在釋
氏為圓在老氏為眞在吾儒為誠君子自强不息所
以體也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應變而言言不在我謂之無言可也孔子與門弟子
言皆隨其人資質而應答未嘗有心也不謂之天可

屈此之謂大夫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生而成成而生者生生不窮也達人以死生為夜旦

之常者知此而已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理人

皆能言實知者鮮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為聞而知

之者言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地以體為體而宅氣天以氣為體而宅神太虛無體

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惇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

三天兩地者天地用數也以十數之天得六地得四天地分乎太極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六者三十六而六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三十六而四之也乾坤分乎一暑之數亦天六地四也四者四體也六者無神與氣也先生曰天行六地行四四主形六主氣是也天以氣為質以神為神是天無質也故能

動不能靜地以質為質以氣為神是地無神也故能
靜不能動惟人備乎神氣質故兼天下之能而為萬
物之靈也太極之數一而包五天有五星地有五行
故聲有五音禽獸稟氣之偏各得其一如牛鳴中宮
雉鳴中角之類惟人備五行得天地日月交之用故
獨異乎物而為至貴也

燈之明暗之境日月之象也

燈之所照前明則後暗不能如燭之四照若日月之

代明也或曰燈所以照處明不照處暗如月之借明於日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影者形之陰因形而有不能免也影必託明而見陰不能自見也日者天之陽魂月陰魄也性者人之陽魂情亦陰魄也月借日以明過則食日情因性而生過則亂性性情皆虛寓之於形則心為性神靈之主

也膽為情血氣之使也神本於虛鬼近於物故性神而情鬼無心者為神有情者為鬼情一也喜怒愛惡又有邪正焉正者猶為鬼之神不正者斯為鬼之物矣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著合一握四十九之未分是謂易有太極太極者太一也包含萬有於其中故曰道為太極在人則心為太極太極不動應萬變而常中乃能如天故揲著必

掛一也

形可分神不可分

可分者不能分不可分者能分猶可變者不能變不可變者能變也神者形之用形者神之體神寓於形形有殊而神則一故一體動而四支應者神本一故也人能體神致一則萬物應感如同一形故曰至誠如神又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為主則能一形為主則不一衆人以形為主物為之累安能體神而致

一乎

陰事大半蓋陽一而陰二也雖陽少陰多而陰小陽大陰陽一陰二者陰分陽也陽則缺陽全則三也是故奇之二不能敵陽之一陰二則缺陽全則三也是故奇畫少而致用多偶畫多而致用少天地心腎與夫支幹之理可以見矣昔黃帝明言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主寡亦陰事大半之義皆論體數者也若用數則不然是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地數本多於天聖人

而已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發而中節者無心善應天之公理非人之私情也不

誠者無物至誠者無我故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人能無我則七情應感而和無入不自

得無適而非樂也蓋悲愁憂怒不累其心心之所存

者誠理眞樂而已

不我物則能物物

天之所以大者以其體物而無私人若有我則我亦一物爾安能物物是故有我者不能我我無我則我自我矣敵物者不能物體物則物自物矣無我而體物則萬物皆備於我大而物小矣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任我者一人之私意因物者天下之公理私者情也

情則血氣之慾公者性也性者精神之靈人心為政
血氣不能亂之則精神內守反乎性原其中虛明神
而靈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御氣
而不恃於氣故也是故龍之變化觸石如虛行空如
實亦可謂神矣猶為陰陽所制者以其恃於氣也知
夔蜒蛇風心目相憐之理則可以知神矣

天之孽十之一猶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逭
天之孽數也人之孽理也理之所至無可逃者數亦

由理而生而有逆順循理之順者可以回數之逆天
人之分也循理之順可以回數之逆者天地大數本
順其逆乃細數之紛紜錯亂者爾觀先天與卦氣二
圖可以見矣如人脈息初本有常至于錯亂或自為
之增損也十之一十之九去聲之中由天者一由
人者九言自取者衆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先天造物之初由心出迹之學也後天生物之後因

慾將至有開必先凡人吉凶禍福或得之夢寐或見
之證兆有知先覺焉者神之靈也人心皆有神靈多
為血氣外物所昏如鑒之蒙垢已則先暗何以照人
道與一神之强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鬼者死之名也神者通乎生死之稱聖人曰神人之
學至於神者不死之學也神者道與一之妙用也
身地也本靜所以能動者血氣使之然也
血氣者陽氣也神氣也所謂既生陽為魂者魂氣歸

獸草木蟲魚各安其生魑魅魍魎鬼神不出其靈怪
者由一理之經綸聖人之所以治也故曰聖人成能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性情本一類也性得於有生之初近乎天理之誠情
見於有慾之後雜乎人為之偽本末之異也迈乎一
則用無非善雜于二則有善有惡若沒于下流則無
非惡矣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陰者道之體陽者道之用體常存以待用故陽來則有用而生陽去則無用而死天下之物歸乎用故以陽為主也陽對陰為二如君之有臣夫之有婦天之有地名雖竝立勢不相亢所以乾九坤六陽能無陰陰不得無陽聖人三天兩地而倚數蓋因自然之理而反二歸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賢

神依於氣性依於質故氣清則神清昏則神昏質明則性明暗則性暗曰神無方者主神而言也性有質者主受性者言之也謂性為萬物之一原者以性為神在命之先也謂性為有質者以質為性在命之後也性正如精神有精而後有神有命而後有性此世人所共知後天之學也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發乎性者內心起也內心起則血氣應之故見於情

血氣動於中顏色見於面不得而隱也惟大姦大聖
顏色不能盡其心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為萬物以道生天地則天地
亦萬物也
道生天地者太極生兩儀也天地者大物也萬物皆
為天地之體合天地之間一物而已人能體物則如
天地也
人之貴無乎萬物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天一地二人三合一與二為三故人當虛位天地之
用也能無天地之能而為天地之用也凡萬物之類
有肖乎天者有肖乎地者人而無之不亦貴乎不知
自重終同一物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
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天與西北地與黃泉人與思慮皆幽隱難知之處而
太始之初有一未形乾已知之況萌於象數乎惟未

也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人備萬物之性故備萬物之能以其稟太極中氣靈於萬物故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戒哉

神一而已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也人為外物所蔽不能得一是以彼此之間不相知天地虛明不用耳目而無不見聞人自欺即是欺天地天地已知之矣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
積惡而陰多鬼不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
何畏之有

人與鬼幽明之分不同理一而已故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
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下入於術矣

窮神知化非口耳之學所能當由至誠不息躬造其

境然後實有所見至誠者心學也强通者非造理而寤有我者非循天之理術者外學也理者內學也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物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心之神其體本虛不可分也隨物而起泥物而著心始實而分矣今人心專一於事物者邪正各有所至惟不能致虛故不能應萬變也一於實者是精一於虛者是神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聖人利物而無我

聖人利物而無我衆人有我而害物公私一判未如
霄壤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日月照其面目不愧於人可乎鬼神伺其心意不畏
於天可乎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實事而善惡
形于其中矣
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自見此之謂天理之自然而非

一人之私意也後世之史善惡不明者以文而失實不然則有私意存乎其間如馬遷班固皆隨所好惡發憤而生褒貶況其他乎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自中者天誠也自外者人思誠也

韻法闢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純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衙凡冬聲也

響有開發收閉四音有抑有揚則闢翕也聲者體也
音者用也天統乎體地分乎用以律唱吕因平上去
入之聲而見闢翕之音者因體生用也故闢翕為律
天以吕和律因開發收閉之音而見清濁之聲者因
用生體也故清濁為吕地也東為春聲陽為夏聲衝
凡為冬聲則聲收者秋聲也東附於冬不為冬聲何
也經世有二元起於冬至者天之元也行於春分者
物之元也是故四序之冬五音之宮六律之黃鍾方

皆屬北者冬至之元體之所起也聲皆附東者春分之元用之所行也故知作韻者亦有所見也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此明先天圖以復次坤之義也坤反本復靜在一年則十月在一元則太極未動之際陽動於中而為復之始欲觀萬古者一年是也夫太極不動有一未形

其在先天坤之時也文王置乾於西北而曰乾知大始者以乾為宗明後天之用也是故太極雖虛其中有信應感而動間不容髮若指坤為空與無恐失之矣所以文王既以乾知大始又以坎居北方而卦氣起於中孚太玄始於中首者皆以更相發明慮後世之溺於空而蔽於無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為无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為益矣

无妄震體見動而動也故為无妄震體之動者初九也無應則為无妄四未變也有應則為益四之變也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可謂有應矣猶還師焉聖人之動其謹如此雜卦曰无妄災也

精氣為物形也遊魂為變神也又曰精氣為物體也遊魂為變用也

形者體也神者用也言精氣則知遊魂為神氣言為物則知為變者性也言遊魂則知精氣為沈魄言為

變則知為物者常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人之學當從根本中來潤身者根本也

剸割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洪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三者亦知仁勇也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滿滿則止也

責人以嚴待己以恕貧賤則怨富貴則驕皆易滿也

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坎為險可以見城府則坤為腹可以想德器矣養氣者所以長德器也無德器則喜怒輕輕則多妄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于性命亦潤

天理者學之正位得正位則有眞樂眞樂不間於生死故性命亦潤

歷不能無差令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算

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落下閎但知歷法
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
歷理者依天地日月變化自然之數之用以置法如
顓帝四分歷以立體太初八十一分以求閏是也古
人有三百年改憲之說蓋歷不能無差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
謂之好學
怒與過情也不遷怒不貳過制情也制情亦情也制

情求以復性也陋巷簞瓢不改其樂非有得於性命則不能也故康節又言顏子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暫悅而已深造自得而後至於樂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易於復言見天地之心於大壯言見天地之情一陽動於坤下者復也其萌於思慮之初乎一陽動於乾上者大壯也其發於顏色之際乎然則天地之性何

而善應復則初念去本為未遠可以推見眞心者也
易无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故
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謂之易者本取其變也惟有常乃能變無常則紛亂
何能變乎蓋易本于地上之數地上之數起於二一
陰一陽往來錯綜以至千萬億兆而未嘗紛亂故不
窮也易者二也必有不易之者則一也會二歸一其
太極乎故天運四時北極不轉聖應萬變中心不搖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踦㸚砉
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蹈水之論有是理而世無其人則形為之礙也鳥翔
空如實魚泳水若虛故知蹈水有此理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
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闔渾渾
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天不能無陰陽人不能無小人君子陰陽順而相濟

則物成君子小人順而相養則世治是故無性非善無事非利無動非言無適非樂此致一之論也惟陰陽有攻取之性逆順不能相無而兩不能合一故陰常病陽小人常害君子聖人作易有長君子消小人之道存焉所以裁成輔相也闢闔皆於未然消長必防其漸長陽消陰渾然無迹至於黎民於變比屋可封則至一之極也古之用易者非堯舜孰能當之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

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治亂循環如陰陽消長必不能免貴未然之防聖人所以立人極也後天之易所重在此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圖自坤而生者始于復自乾而生者始于姤皆在天地之中中者心也故先天之學為心法而主乎

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
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孟子達道之權而不執滯是知易也其言子莫執中
猶執一益見其知易矣性善之論則天之一易之用
數也
所謂皇帝王伯者非獨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
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知力則
伯也

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
也

管子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
之英氣正理行乎兩間為天地之用者也氣其狀也
理其情也人之耳目鼻口手足之運用草木之枝葉
華實顏色之精光皆英氣之外發鬼神之狀可得而
知矣福善禍淫誰其主之聰明正直誰其有之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誰其任之理之相感自然而然

三四五六七八之數也所以雍咱謂之象若無象可見天地鬼神安得而知之耶

易之數窮天地始終或曰天地亦有始終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

天地消長之運一年是也始必有終終則復始是故元會運世之數開物於寅閉物於戌夫法始乎伏羲當為寅開物之初則戌閉物之後可想而知矣既極於亥當復生於子也

易有內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者是也
理致者健而說巽而動之類是也指定一物者地中
生木火在天上之類是也雍又曰自然而然不得而
更者內象內數他皆外象外數何也內象無實象內
數無實數存乎太虛若可更也而不可更者理有必
至自然而成雖有智巧不能變其象而逃其數也若
外象外數體若一定然又有飛伏卦有消長六位八
物不能自定是故惟適變者不變而不變者終變也

先天卦數二圖皆有序而不亂者以天地本象本數循自然之序而成也後天卦氣圖及雜卦氣圖皆雜錯無定者人情物態非僞即妄所以孔子序易以理為次而象數自從之也

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成陰

陰陽分太極在道則為乾坤在氣則為天地鍾於人則為男女散於物則為動植於其中又細分之至于

不可數計無非兩也合一則致用
神無方則易無體滯于一方則不能變化非神也有定
體則不能變通非易也易雖有體體者象也假象以見
體而本無體也
易以六十四卦為體故曰體者象也變於三百八十
四爻之中不可指一而名故本無體若求於不變之
時則又退藏于密矣一陰一陽之謂道易雖無體猶
有方也陰陽不測之謂神則無方矣故陰陽變化顯

四十八所用者一百十二而已正音十二錯綜之得一百九十二水石二音有數而無音者大數通四十所用者一百五十二而已合一百十二與一百五十二共得二百六十四為實用之數聲音相唱和而分布于二百五十六位每位得二百六十六蓋以見乎用者三不用者一之數也凡象之在天上形之潛地下鬼神居幽冥之間無不麗乎數特人不見之爾故曰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

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易有六爻即為六位爻來則位見爻去則位亡可以
明實即是虛虛即是實變者不變不變者終變之理
矣六位為六虛言待人而實也高祖太宗以匹夫而
升九五夏桀商紂以萬乘而為獨夫以位為虛不亦
信乎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有形則有體體者析乎形而已有性則有情情者分

乎性而已形性無該體情偏係拱手則足不馳駐目則耳不聽者體也頭目有傷臂指自捍者形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性也所以不同者偏係之與不偏係公則大私則小也

大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天主用四時行焉地主體百物生焉聖人主用教化係焉百姓主體衣食出焉雖二者相資關一不可然

無體者為太虛無用者為棄物言體者未必有用言用者則必有體也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于五伯絶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始乎伏羲物開于寅也成乎堯陽純乎巳也革于三王陰生于午也極于五伯陽道巳窮絶于秦則限隔矣邵雍所謂羲黃堯舜湯武威文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是也堯之前亦有如五伯者

大數之中自有小數以細別之也特世遠無傳惟近者可見爾是故雍于皇帝王伯之中各分皇帝王伯也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神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所以應天下之故易也故易為神之用易者陰陽也神者陰陽不測也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

不循自然之理者在天為怪異之氣在人為乖戾之行六氣有淫八風有邪五行有沴怪異之氣天地不能免大數本順故卒反于正

火以性為主體次之水以體為主性次之

天下之理虛實相資動靜相養不可偏無以性為主者體為次攝用歸體也以體為主者性為次從體起用也不惟水火天地精神皆可以此理推之矣

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

精神者性命之本原血氣者精神之佐使血氣者喜怒愛欲之所生情之所起也人端本則情復于性逐末則性敗於情性陽類故為神情陰類故為鬼書稱堯曰乃聖乃神神者通乎死生之稱而鬼則非所以稱人也情靜性復陰消陽純學至于此死而不亡矣若肆情縱慾喪精失靈甚其死曰物豈惟鬼乎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言天道自咸恒至既未濟以明人道此文王之易也文王之易天地之用也用從體而起上經首于乾坤者有天地而天之用行坎離則其用之不窮也下經首于咸恒者有夫婦而人之用行既未濟則其用之不窮也坎離者陰陽互藏其宅乾坤之交也未濟者水火各反其位坎離之不交也不交則窮故曰未濟男之窮也窮則復生變化見矣是故天地亦有窮則變化之本息人物亦無窮則變化

為偶二也陽奇之一有物之一非太一也太一者太極之一非虛非氣即氣即虛眞至之理自然生神神應次二有動有靜于是生數奇偶者數也數生象乾坤者象也象生器天地者器也生而成器神乃寓乎其中以顯諸仁以藏諸用故器之變復歸於神者返丁本也

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于神也

太極本靜故不動為性發則神者應感而通也神則數者動靜變化倏陰忽陽一奇一偶故有數也有數之名則有數之實象者實也氣見則為象凝則為形器者形也形者神之所為而以自託焉如蠶作繭本自我為非外來也

欽定四庫全書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九

觀物外篇 下之下

宋 張行成 撰

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太極一也眞一含三而無對動靜則有奇偶分太極而各半乾坤自此生矣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

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此發明李挺之變卦圖也李挺之傳康節六十四卦圖剛柔相易周流變化以乾坤二卦為易之門萬物之祖功成無為凡卦一陰一陽者由復姤而來二陰二陽者由臨遯而來三陰三陽者由否泰而來六十四卦不反對者八反對者五十六而反對之中否泰既未濟四者重見則亦六十卦也以三陽三陰而變者主六爻而言用之升降也元包以五世歸魂遊魂而變者則主八卦而言體之

飛伏也陰陽平均迭為否泰主則乾坤之體變為否泰之用故三陰三陽之卦不交于乾坤而生於否泰也先天圖否泰在天地當人路鬼方其為乾坤之用可知矣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天任理理無不順人受天命而成性萬物皆備於我我之與物同乎大順若謂性命為我有而橫私之不能體物則悖道而失理理既失矣性命何有哉是故無我者任理而公不惟有物終亦存我有我者任情

而私不惟無物終亦喪我矣

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

西北之交謂之朔陽氣至此而盡正北復生于子則

變易矣地有四方又有朔何也曰日月者陰陽之真

精是生水火故七曜有日復有火有月復有水地之

西北有朔方北方天之東南有君火相火人之五藏

心有包絡腎有命門也水火各有二而君火真精實

相通真火有氣無形所以三焦無位故心奇而腎偶

朱鳥一而龜蛇二也夫心奇腎偶陽一陰二乾坤之畫象之一者致用多二者致用少故君子用智小人用力大智存神小智存精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春多旱秋多雨所以先天離居寅坎居申也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

天地之元者一之一也萬物各有元者二之一也觀

物篇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者天數也一元包乎會運世會運世見而元不見年月日辰之喻也一之一也元會運世分為十六位者地數也元與會運世雖大小不同而分立竝用春夏秋冬之喻也二之一也一者以冬至為元用元體也二者以春分為元用也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狀也與鬼神之情狀同也

天地無心緣感而生故於坤則寂然不動於復則感而遂通復之一陽天道之所以生物也感之男女人道之所以生民也於復言見天地之心者無心而為心也變感為感者有心而欲其無心也大壯見天地之情天地亦有情乎曰陽動於乾上發於顏色其情可見故與鬼神之情狀同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

物則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莊子知魚樂者蓋萬物各有得意處即是真樂聖人體物苟居位行道焉使天下物物自得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老子知陰而不知陽得易之體而已不如孟軻得易之用老子言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孟子知言集義養浩然之氣各以易而反於身者也

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

密

退藏于密者事過念止之時無思無為非若土木偶人也神妙致一所謂一以貫之雍以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為無為又言順理則無為强則有為知此即天下何思何慮但當委身於理一以貫之退則藏密感則遂通亦豈嘗偏於好靜乎雍又曰時然後言不在我此尤見無為之理矣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元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

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太極者大中也渾然圓成兩儀之所生也太玄者北方深妙之地北即天中也故亦謂之北極元氣始生之處也渾淪為極在先天之初罔冥為玄在有地之後故極者道之父玄者道之母所以易為天道玄為地道也以色言之則為太素五色之本也以數言之則為太一一數之始也以事言之則為太初萬事之初也其來一原故散於天地萬物而成功則一也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色始於素味始於淡大羹玄酒味之本也以比造化之初恬淡自然既不可和亦不可漓甚美必有甚惡若可和則可漓矣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應物而動則無為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人能至誠不息無間斷處則生死不能隔絕鬼神不

能測窺蓋虛則無迹可疑無象可觀故也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留侯用智皆因其勢而利導之不見有為之迹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

素問注天元玉策截法玄珠密語皆王砅所作五運

六氣八司九室律呂用十六運氣起甲子已卯其數

與先天合

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

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

聖人反本而誠衆人逐末而妄秦人借父犁鋤慮有德色逐末之極也孟子此論如孔子去食之言明天下可棄父不可棄也

或問顯諸仁藏諸用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用也

衆以見數顯諸仁也數以生衆藏諸用也天下之數

生于理用雖藏以理推之可以探賾索隱
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
此教人學易之法
兌説也其他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説於此故言其
極者也
説於物者有害亦有厭説於道者無害亦無厭始也
講習而説及深造自得則樂矣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為

可稱无咎是故比干剖心自世人言之則為禍自君子言之則為仁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弒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然唯湯武則可非湯武則是篡也

一經一權道竝行而不相害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雍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
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
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
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
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
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
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
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

知者吾不信也

秦繆公有功于周能遷善改過為伯者之最晉文侯世勤王遷平王于洛次之齊桓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强大又次之宋襄公雖伯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也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

心一以貫之至命者也顏子心齋屢空好學者也子貢多積以為學億度以求道不能剖心滅見委身於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之理而不立私意故為盡性之書也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

顯諸仁藏諸用孔子善藏其用乎

莊荀之徒失之辯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三人行必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下

為未足又至于尚論古人無以加焉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者
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所不
能為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雖學
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

難處矣必至於閒穫不至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

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
身本家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不欲身
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刀
物來則剸之若恃刀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刀與物俱傷矣
言發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數一
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無

季札之才近伯夷叔向子產晏子之才相等埒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録之不可不恕也新作兩觀新者貶之也詠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貶是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魯之兩觀郊天大禘皆非禮也諸侯苟有四時之禘以為常祭可也至於五年大禘不可為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

戶者鎖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落下閎改顓帝歷為太初歷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于中心故首中卦

元亨利貞變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凶悔吝變易不定人道之應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為名人之有行必由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

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事

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吉也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人智強則物智弱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于輕始過于厚猶卒于薄況
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
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
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
和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於密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為事業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没身而已